



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探索与创新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

范晨晓 何晓薇 王苑*

摘要 数智时代的到来,对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与文化育人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信息文化培育已成为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系统介绍其在信息文化培育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重点阐述该馆通过体系化构建培育机制,在深化文献资源整合、强化数智技术赋能、打造品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多元化实践路径,进一步分析了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从资源导向到学科共建、从技能训练到素养浸润、从单一维度到系统生态、从服务供给到价值共创等四个维度的范式转型,并面向未来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信息文化培育 文化育人

分类号 G25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5.06.001

引用本文格式 范晨晓,何晓薇,王苑.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探索与创新——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6):5—12.

1 引言

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1]。从国家战略层面为文化事业在数智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以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信息文化作为“信息时代的特征文化”^[2],是“信息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样式”^[3];在当前社会,更是以“文化形成的多元性、表象的丰富性、传播的快速性、交流的通透性、影响的广泛性”^[4]等特征影响着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高等教育领域,信息文化的渗透同样改变了高校的教学模式、学术生态与知识传播方式。2015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5]。《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6],凸显了数字化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信息文化正成为驱动高校图书馆转型与发展的关键变量。高校图书馆如何充分发挥信息文化的优势,将其融入日常服务与育人体系,从而切实推动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进程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将结合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具体实践,系统探索高校图书馆数智时代的信息文化培育路径,以期为同行提供可资借鉴的行动框架。

2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关于高校图书馆与信息文化,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与功能方面,陈建龙从信息化生态的视角,将信息文化定义为“增进信息流动和人类幸福的智力成果”,并极具前瞻性地强调图书馆是信息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引领者”^[7],突出了图书馆在信息文化培育中的核心地位。李玉海等

* 通讯作者:王苑,邮箱:wyuan@zju.edu.cn。



则进一步提炼出信息文化的五大功能——映射、传播、交流、渗透和开放,系统地构建了信息文化服务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4]。赵志耘等分析了数智时代图书馆在引领信息文化建设中的新优势,指出其资源优势正从广度向深度转变,传播优势从共享向增值转变等趋势^[8]。随着AIGC技术的爆发性发展,姜晔等构建了AIGC赋能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框架^[9]。王强等以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探讨了在信息文化场域下如何凝练与实践校本特色文化^[10]。可见,国内研究已经认识到在高校图书馆领域信息文化培育的重要性,并对图书馆如何发挥优势、整合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但在体系化实践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关于国外的信息文化研究,赵跃等曾于2015年做过详尽综述,文章指出国外信息文化主要分个人信息文化、组织信息文化和国家信息文化,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开展通常被置于国家信息文化层面进行讨论^[11]。针对高校信息文化研究这一专题,国外的关注点主要是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例如欧洲每年都会举办信息素养大会,2023年的主题为“信息体验与信息素养”,探讨了信息行为与用户体验研究,算法、人工智能与信息素养的互动,数据素养与数字素养的整合等内容^[12]。可见,国外研究从开始的单一信息素养研究,已逐渐发展为与数字素养、数据素养等元素融合讨论的趋势。国外研究侧重信息素养与信息能力的结合,但往往缺乏像中国高校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围绕信息文化培育这一主题进行顶层设计与体系化推进的鲜明特色。

综上所述,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实践案例,可以补充国内外研究关于信息文化培育在“体系化构建”与“特色范式”方面的空白,为高校图书馆育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3 对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思考与理解

3.1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重要意义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是一项关乎未来人才培养质量的系统工程,它远不止于技能传授,也是一种文化生态的营造,更是数字时代对学生品格与价值观的全面塑造。笔者以为在高校图书馆范畴内,信息文化培育可以包含以下三重递进的意义。

首先,信息文化培育,就是要构建“人机协同”的能力体系。在数智时代,信息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信

息检索能力,迭代为一个“人与机”之间的涵盖数字认知、通识技能、创新技能、跨学科技能、数字意识、数字文化理解等复杂能力的合集。高校图书馆是高校信息资源的汇聚地,馆藏资源涵盖纸质文献、电子资源等,在信息文化建设上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培育学生的信息能力,是信息文化培育的重点。

其次,信息文化培育也将重塑“人际共创”的互动过程。信息文化的形成不能依赖单向灌输,必须植根于真实的项目任务与协作情境。高校图书馆的优势在于服务对象明确,空间优势突出,文化氛围浓厚。高校图书馆可以依托这些元素,通过“人与人(师生、生生、馆员与师生)”“人与物(人与文献、人与空间)”的互动,去完成信息文化的培育。

最后,通过信息文化培育,去达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是中国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价值指向。在高校内的信息文化培育,就是要打通“人与文”的关系,以蕴含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信息文化去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导、文化浸润与精神塑造。

3.2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关键维度

基于上述理论内涵,可以构建一个由三大层次构成的关键维度框架,以系统性地揭示信息文化培育的核心构成。

环境赋能与基础支撑(支撑层):信息文化的培育首先依赖于被建构的、具备基础支撑功能的空间与资源环境。一个被技术赋能、经由文化氛围营造的空间,其本身就在传递文化信号,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身处其中者的认知模式与行为规范,进而实现信息文化的空间育人。与此同时,一个完备的、可协作、易获取的文献资源体系则是开展信息行为与文化实践的基石,而图书馆的核心优势正在于其系统化的馆藏资源。空间和资源构成了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基石。

文化活动与实践参与(实践层):文化通过行为得以体现和传承。通过策划多样化的信息文化实践,让师生在真实的“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参与、协作与创造,将积极的信息行为固化为内在价值,实现活动育人。

资源活化与价值萃取(价值层):一切信息行为都以资源为对象,然而资源本身并不自动产生文化影响力,需要通过资源“再加工”与情境化提供,使其从静态的“藏品”变为可撷取、可交互、可使用的文化



养料,方能实现资源价值的升华。

综上所述,积极的信息文化培育,将使高校图书馆从被动的“文献知识集聚场”转型为能动的“信息文化培育场”,即在图书馆空间内去实现一个教育过程,这个过程以馆藏、空间、技术为基底,以馆员为主导,通过精心设计的实践情境和文化活动,系统化地培育学生的信息价值观、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文化传承意识。

4 浙江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实践体系

4.1 整体规划:体系化构建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机制

浙江大学图书馆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将信息文化培育视为全馆的核心业务线与实现现代大学图书馆使命的关键抓手。为确保文化育人工作紧密对接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双一流”建设战略,实现从部门分散活动到体系化、品牌化、规范化运作的转型,图书馆创新组织机制,设立“推广与合作部”,并在图书馆各部门设立“宣传推广专员”,来进行图书馆文化育人工作的统筹协同。同时,图书馆还制定了《浙江大学图书馆文化活动管理实施细则》《浙江大学图书馆宣传推广工作管理办法》等,通过建立文化活动策划、执行的标准化流程与规范,确保各类育人项目的品质与效能。

在这一组织机制的驱动下,图书馆构建了一个目标清晰、执行有力、管理规范的行动框架,即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以文献资源整合为基座,以智慧图书馆建设为支撑,以“图育·求是”“书香·悦读”“馆藏·撷珍”三大板块为协同路径,体系化推进信息文化培育工作。

4.2 多维实践:信息文化培育的多元化路径

在整体规划的指引下,浙江大学图书馆开辟了数条各具特色又相互协同的实践路径,构建了密集的信息文化培育路网。

4.2.1 图育·求是

“图育·求是”是支撑层,聚焦于构建支持信息文化培育的底层文献资源与物理空间,通过系统性重构与功能融合,将图书馆从传统的单纯“藏书场所”与“自习空间”提升为一个能动的、可对话的“育人场域”,实现对多元化学习模式、协作创新与文化浸润的全面支撑。

(1)文献维度:构建“纸电一体”与“学科共建”相

融合的资源体系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指出,“资源建设是大学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专家学者的关切高度集中于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和纸电建设一体化^[13]。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正是对这一共识的积极回应与体系化构建。

一方面,图书馆积极推进“纸电融合”,优化信息获取基础体验,打造了“求是荐书”荐购服务平台。该平台不仅聚集了数据库商、技术公司、馆配公司、出版社等多方书目数据,还可以在图书详情页同时揭示纸质馆藏与电子资源,支持读者无缝完成查询、荐购与部分电子书的即时阅读。“全链路一体化荐购新模式贴合读者的使用习惯,切实满足了读者的荐购需求,因而获得读者的普遍认可”^[14]。这种高效、精准、友好的资源获取成为信息文化培育的坚实起点。

另一方面,则是深耕特色馆藏,创新学科资源共建机制。特藏可以分为“珍本特藏”“学术特藏”“文化特藏”三类。“一个学术特藏的组建,是赋予了这个文献集合学术的属性,这一组文献就有了‘生命’,可以‘出发’为特定的学术团队服务,或与相关学术团队进行交流与合作了”^[15]。因此,图书馆积极与校内顶尖文科团队合作,通过共建“学术特藏”的模式,深度推进特色馆藏建设。图书馆探索性实践了“方闻图书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特藏”等学术特藏,成功构建了一个“图书馆—学科—专家”深度协同的资源建设模式。例如,“方闻图书馆”由学科顶尖学者领衔,历时十年进行系统性、专业化的全球范围选书,图书馆则提供采购、编目保障及后续管理^[16]。这种模式将学者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与图书馆的资源组织能力相结合,确保了馆藏的专业性、系统性与前沿性,使其成为滋养特定学科信息文化的“源头活水”。图书馆后续还将继续建设“中华写本文献馆”等数个学术文献馆,从资源层面为信息文化培育提供富含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的良好环境。这一实践的核心在于将资源从被动的“收与藏”转变为主动的“构与建”,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信息文化培育行为。

(2)空间维度:打造“基础层—主题层—创新层”三层递进的浸润式育人空间

浙江大学图书馆将空间视为一种主动的、可对话的信息文化育人媒介,通过“分区一分层一分功



能”的设计策略,构建了“基础层—主题层—创新层”浸润式育人新环境。

基础层是人性化打造多元赋能空间,构建“功能复合”的文化育人环境,突破单一阅览模式。如单人研习室用以保障深度阅读与思考,多人研讨间用以促进研讨与协作学习,报告交流区用于举办各类型讲座,READ荐读区则定期开展阅读推广、读书沙龙等活动。这些功能各异的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能够支持多种学习模式、激发创新灵感的育人场域。

主题层致力于打造主题展陈空间:综合利用主馆一楼展厅、基础馆一楼大厅、古籍馆一楼展厅等大型灵活空间,持续举办“习坎示教,启真厚德——教育家精神主题展”“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浙江大学百年校址展”“求是创新,树我邦国——科学家精神主题展”等大型主题展览。此外,遍布各馆的文化长廊、科技长廊、艺术长廊,常态化展出学生的摄影、绘画、设计等数字或实体创意作品,使图书馆展览空间体系成为学校美育和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

创新层以 X-Lab、媒体工坊等空间为代表,支持项目式学习、协作创新与技术实验。以 X-Lab 创新空间为例,“多功能的空间布局是促进创新协作的基础条件,X-Lab 将空间划分为体验、研讨、创作三部分,兼顾三类空间的独立运作与相互融合”^[17],以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助力创新人才培养。媒体工坊则由三间独立工作室组成。演播室配备了专业的影视设备,能够满足同学们录制演讲视频、制作短片等多种需求。录音室里的专业录音设备可以帮助同学们录制高质量的音频作品,比如创作原创音乐、配音、访谈等等。多功能摄影室,可以供同学们拍摄各种风格照片。目前,媒体工坊这一创新空间已经产出全国主持人大赛作品、网易云音乐独立音乐、新生入学纪念照等创作作品。

4.2.2 书香·悦读

“书香·悦读”是实践层,也是信息文化培育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它将品牌文化活动与全素养育人目标深度融合,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化实践与项目任务,使信息素养、人文素养、创新素养等在真实的参与和共创中得以内化与提升。

(1)围绕“书香·悦读”,构建“信息+文化”阅读共同体

“书香·悦读”以“书香浙大”阅读文化节为龙头,通过“开卷有益”系列报告会、“浙大书房”学者专

访、“我著我说”作者分享、“悦读青春”学生活动等多层次、立体化的品牌矩阵,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阅读共同体。

名师引领,深化“人与人”的对话:“开卷有益”报告会邀请阅读导师对推荐书籍进行介绍,并分享关于经典阅读、深度阅读、跨学科阅读的经验与建议。此举旨在提升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养,拓宽其学科和认知视野。计划以每周一场的频率,全年举办约 25 场报告会。目前聘请的阅读导师已经覆盖学校全学科,共计 44 位。自 2025 年 4 月 23 日启动以来,报告会已成功举办 13 场,参与师生达数万人。“浙大书房”专访则透过学者的书房窥见其治学精神与阅读志趣。这一活动将学科的深度、学者的温度与经典的厚度融为一体,引导学生与经典、与学术进行深度对话,提升了阅读的文化内涵与思想高度。“我著我说”系列分享,则是立足“浙大文库”资源,邀请本校教师阐发其最新出版著作中的学术新知与思想,或邀请知名作家分享写作历程与创作心得,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仅作家系列,已邀请马伯庸、紫金陈、蔡崇达、刘楚昕等作家来校分享。

学生主体,激活“人与人”的互动:“悦读青春”系列活动,如“师生共读一本书”“阅读马拉松”“求知读书会”“古籍里的学科”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这里,学生是活动的组织者、分享者和推广者,在学校内形成了朋辈激励的良好生态。

馆员协同,搭建人与人的桥梁:在图书馆主馆六楼“观通堂”举办的“观通堂之夜”活动,以莎士比亚与汤显祖跨时空对话为引,通过图书馆内沉浸式话剧演出的形式,巧妙利用“观通堂”复式回廊书墙以及中外文经典著作等丰富馆藏,让人物从书中走出来,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空间的各类连接。而馆员在整个体系中扮演着策划者、组织者、资源协调者和服务保障者的多重角色,以确保活动有效运转。

(2)以“学用结合”为特点,在学习实践中探索学生全素养培育模式

以美育人,提升审美与人文素养:举办“纯音时间”音乐赏析、非遗技艺体验等,在审美体验与文化感知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跨文化理解力。以音乐赏析为例,馆藏黑胶唱片 5000 余张,涵盖古典、流行、乡村等多种类型,图书馆围绕黑胶唱片开展赏析、聆听活动,目前已持续举办“纯音时间”62 期。



学用互促,融合信息素养与劳育、智育:开设“古籍修复与保护”劳育课程,让学生在古籍线装装帧、拓片制作、古籍修复等技艺中理解文化传承。举办“中国历代绘画中的衣食住行·数字人文工作坊”,立足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吸引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参加。同学们通过兴趣组队,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收集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将工具使用、数据分析等训练融入具体的学术探索任务。

项目驱动,创新信息素养培养模式:以“I-lab”创新工作室为代表,首先是采用项目制与分组制。工作室将信息素养的培养目标,封装在具体项目中,如设计数据可视化报告、制作讲座海报等。学生根据兴趣与特长进入文案策划、内容制作、海报设计、数据可视化等不同小组,实现了因材施教与个性化培养。其次是“老带新”与共同体文化。工作室内部形成了稳定的“前辈岗”与“组长岗”机制,鼓励有经验的学生带领新成员,形成知识传递、技能共享、共同成长的“实践共同体”文化。最后是成果导向与正向激励。学生的优秀作品会获得署名权、实习认证甚至稿酬,这种将学习成果产品化、价值化的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与创新动力^[18]。

4.2.3 馆藏·撷珍

“馆藏·撷珍”是价值层,通过对资源的深度整合与数智赋能,构建一个动态生长、可被智能撷取的知识体系,使静态馆藏转化为驱动信息文化培育的“活水之源”,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 精神文化育人基地建设与资源价值萃取

浙江大学图书馆将“牢记嘱托、科教报国”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红色文献长廊”等作为“馆藏·撷珍”的重要实践,系统构建精神文化育人基地体系。在基础馆建成的“牢记嘱托、科教报国”党员教育培训基地,以2005年浙江省委常委会会址为核心展陈区,集中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论述和对浙江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陈列馆藏各类红色文献千余册,并汇集王淦昌、程开甲等14位榜样人物的著作及档案,以此激励师生心怀“国之大者”。在主馆打造的“红色文献长廊”,集中展示马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党建理论研究精品读物,生动讲述红色故事。这些基地和长廊通过对红色文献、校史档案、榜样人物著作等特色

馆藏的系统性挖掘与主题性展示,将丰富的馆藏资源转化为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使师生在浸润式体验中感悟思想伟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报国之志,实现馆藏资源在价值引领层面的深度萃取与高效转化。

(2) 智慧图书馆赋能学生全面成长

未来5—10年是全球人工智能驱动知识创新体系重构与科研范式跃迁的关键窗口期。对图书馆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浙江大学图书馆于2024年5月揭牌成立未来图书馆,“并探索性地提出了未来图书馆1.0(2024—2035年)的概念——未来图书馆是以图书馆大模型为技术基座,通过跨媒体资源拓扑(整合UGC、PGC、OGC、AIGC及机器认知痕迹)构建动态知识网络,以多模态交互界面(涵盖实体空间的艺术场域与数字场域的沉浸式体验)实现具身认知服务,维系知识生产的民主性、认知过程的批判性与文化体验的本真性的认知—艺术综合体”^[19]。

图书馆将依托海量馆藏可信知识语料,构建智能化学术支持体系,面向学生开展精准化、个性化、交互式知识服务。同时,图书馆也正在推进知识库建设,推动跨媒体资源的语义关联与知识图谱构建,打造动态发展的知识网络。师生可以在多模态资源融合环境中开展课题研究、参与数字策展、进行可视化表达,在“做中学”的过程中提升跨学科整合能力、数字叙事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

图书馆通过提供智能化的知识汇聚服务、多模态的实践平台、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不仅致力于提升师生的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更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数字素养、创新思维与终身学习能力,真正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与创新路径。

4.3 效能评估:构建嵌入实践全过程的评估反馈机制

为确保信息文化培育体系能够动态响应师生需求并持续优化,浙江大学图书馆将评估反馈机制深度嵌入实践全过程,构建了一个“常态监测+专项调研”的双层评估网络。

4.3.1 建立常态化调研,实现服务问题的敏捷响应

图书馆打造了“@图书馆”师生意见办理反馈机制,系统收集师生在利用空间、资源、服务及参与文化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实时问题与建议。每条反馈均



落实责任到部门,并形成跟踪闭环。这一机制不仅是解决图书馆具体问题的工具,其积累的反馈数据更成为诊断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的实时仪表盘,可以推动基础育人环境的持续改进。

4.3.2 开展专项调研,推动用户需求融入顶层设计

在日常调研之外,图书馆围绕重大战略规划主动发起深度调研。例如,在制定“十五五”发展规划前夕,公开征集建议,收到涵盖未来图书馆、书香文化育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等七大类别的建设性意见。图书馆对建议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将师生的核心关切有效吸纳进规划,确保顶层设计紧贴师生的信息文化需求。

通过上述评估机制的协同运作,图书馆不仅能够对现有实践进行“健康”监测,更能在规划中“想师生所想”“急师生所急”,为信息文化培育的迭代提供切实依据。

4.4 创新价值:信息文化培育的范式转型意义

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不仅是对传统信息文化服务模式的优化,更呈现了高校图书馆在信息文化培育的范式转型上的一种可能性。

4.4.1 从资源导向到学科共建

图书馆的角色正从传统的“资源仓储”向“学科伙伴”转型。例如,“学术文献馆”的建设不再局限于资源的汇集,除了原始文献、影印文献、学术文献及数据库外的购藏,更致力于知识体系的文化建构,最终结合学者研究,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生数字资源,这将极大增强图书馆在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

4.4.2 从技能训练到素养浸润

信息素养教育不再局限于工具性技能的传授,而是嵌入真实的文化实践与项目任务中。如“观通堂之夜”通过沉浸式话剧演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经典文本,将静态文献转化为动态文化场景,使图书馆成为叙事的主动建构者,引导学生在内容策划、技术实现、传播推广的全流程中锻炼信息整合、数字叙事、团队协作的能力,素养在情境中自然内化。

4.4.3 从单一维度到系统生态

图书馆构建了一个由“顶层战略(规划)一多元路径(实践)一效能评估(反馈)”构成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具备自我演进能力,如智慧图书馆作为知识技术引擎,将与图书馆各创新工作室之间形成“技术试验—内容生产—场景应用”的闭环。图书馆提

供AI工具与数据支持,创新工作室联合学生产出丰富的数字内容产品,这些产品同时又反哺图书馆的资源体系与服务场景,从而推动信息文化培育从“活动堆砌”走向“生态演进”,形成良性循环。

4.4.4 从服务供给到价值共创

图书馆角色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平台搭建者”与“共同体组织者”。如在“书香浙大”阅读共同体中,馆员、学者、学生共同成为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节点,形成“人人皆可参与、人人皆可创造”的信息文化氛围。

5 未来发展策略思考

面向未来,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信息文化培育的成效,推动范式转型的全面落地和持续优化,高校图书馆还可在以下四方面持续发力。

5.1 构建分层培育体系

“一刀切”的培育模式无法满足全体学生的差异化需求。未来应构建学生在校全生命周期、多层次的精准培育体系。针对本科生、研究生等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的培育目标和内容。例如,对低年级本科生,侧重信息伦理、学术规划与基础数字工具的使用;对高年级本科生,则可以强化跨文化信息交流、项目式信息应用能力;对研究生则可加强学术数据管理、数字学术工具应用与学术影响力塑造等高阶能力培养,实现精准育人。

5.2 深化技术赋能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在信息文化培育中的应用。例如,利用VR技术复原历史场景,让用户“走进”馆藏古籍中的世界,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历史文化;利用AI进行文献的智能挖掘与关联,为用户开启探索知识的新维度。最终目标是将图书馆打造成为沉浸感更强、互动性更高、可个性化定制的信息文化体验与教育空间。

5.3 拓展合作网络

高校的信息文化培育绝非图书馆一家之事,必须强化合作,构建开放共生的合作生态。对内,强化与研究生院、本科生院、团委等部门的制度化联动,将信息文化培育模块更深度地嵌入新生教育、通识课程、学术训练。对外,积极与博物馆、美术馆等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校友高科技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引入更优质、更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和前沿技术力



量,构建“校内—校外”双循环的育人格局。

5.4 深化育人效能评价

未来,图书馆还可以在现有满意度与服务监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评估导向从服务保障向育人效能深化,着手建立科学的信息文化培育效用评估体系。该体系应涵盖用户的受益度(能力提升、观念改变)、满意度(体验评价、回馈改进)、信任度(对图书馆以及活动品牌的认同)以及项目本身的创新度与美誉度等多元维度,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行为观察、成果分析等混合研究方法,实现对培育效果的长期追踪与精准诊断,以评促建,持续优化。

6 结语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是应对数智时代挑战、服务大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系统探讨了其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开展信息文化培育的实践与体系构建过程。实践表明,通过体系化构建“环境赋能—活动引领—价值升华”的培育机制,图书馆初步实现了信息文化培育从资源导向到学科共建、从技能训练到素养浸润、从单一维度到系统生态、从服务供给到价值共创的范式转型。面向未来,高校图书馆需在分层培育、技术赋能、拓展合作与深化评估等方面持续探索,从而将信息文化培育从一项常规活动,系统地提升为核心战略之一,为大学的“立德树人”提供更深厚的文化与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 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5-10-29(1).
- 卢泰宏. 信息文化导论[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377.
- 董焱. 信息文化论: 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46.
- 李玉海, 谢倩, 王常珏. 信息文化助力高校图书馆服务育人的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3, 41(6): 36-41.
-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EB/OL]. [2025-11-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11-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 陈建龙. 通变感人勤问道 信息文化谱新篇——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5 周年[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3, 41(6): 5-12.
- 赵志耘, 郭佳琪. 数智时代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建设[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3, 41(6): 13-18.
- 姜晔, 刘琼, 刘桂锋. AIGC 赋能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培育框架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4, 36(4): 36-44.
- 王强, 吴凡, 申佳慧, 等. 信息文化场域下高校图书馆校本特色文化的凝练与实践——以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5, 43(1): 103-109.
- 赵跃, 周耀林. 国外信息文化研究综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41(2): 109-126.
- Kurbanoglu S, Spirane S, Boustany J,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CIL 2023, Kraków, Poland, October 9—12, 2023, Revised Selected Papers, Part I[C].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2023.
- 陈建龙, 邵燕, 张慧丽, 等.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2, 40(1): 22-33.
- 孔令芳, 张雅彬, 林如诗, 等. 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全链路、一站式图书荐购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应用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4, 42(1): 65-71.
- 韩松涛. 特藏建设: 新思路、新方法、新实践——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杂志, 2021, 40(11): 57-63.
- 范晨晓, 韩松涛. 高校文博图书馆建设实践——以浙江大学方闻图书馆为例[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22 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3: 341-346.
- 李佳璇, 姚翔宇, 田稷. 高校图书馆 XR 空间构建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讨——以浙江大学图书馆 X-Lab 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5, 43(2): 119-128.
- 杨柳, 沈利华, 徐菁菁, 等. 以“学用互促”为特点的本科生新媒体素养培育模式研究——以浙江大学图书馆 i-Lab 学生创新工作室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4, 42(2): 64-71, 90.
- 金佳丽, 潘晶, 张紫微, 等. AI 驱动的未来图书馆范式重构与创新路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5, 51(5): 67-78.

作者贡献说明:

范晨晓: 设计研究框架, 论文撰写及修改

何晓薇: 讨论研究内容, 论文修改

王苑: 提出选题及研究思路, 论文修改与审核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27

收稿日期: 2025 年 11 月 11 日

修回日期: 2025 年 11 月 17 日

(责任编辑: 支娟)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FAN Chenxiao HE XiaoWei WANG Yuan

Abstract: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ritical challenge of how academic libraries can effectively foster an information culture aligned with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Employing an in-depth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his research examines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s strategies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s in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culture ecosystem. The methodology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ulture dimensions wit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detailing the library’s innovative three-pillar framework: (1) “Library · Resource” providing foundational infrastructural; (2) “Culture · Read” promoting engagement through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3) “Collections · Value” focusing on resource activation and value extraction. Key initiatives included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rules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diverse brande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grams, the redesign of physical spaces into multi-layere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int and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tinuous assessment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rough such systematic top-down plann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implementation—exemplified by the Qiushi Book Recommendation Platform for integrated resource discovery, the X-Lab innovation studio, the flagship annual Zhejiang University reading festival, and the forward-looking “Future Library” concept—the library successfully transitioned from a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pository into a dynamic and proactive cultural incubator. This transformation demonstrably enhanced student engagement, fostered advanced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deepened cultural immers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cademic libraries are capable of achieving significant paradigm shifts in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evolving from a resource-oriented model to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 in learning; from isolated skills training to holistic literacy immersion embedded in real-world contexts; from discrete services to a synergistic ecosystem; and from a service provider to a platform builder and value co-creator within the university. These shifts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lign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missions. Future directions include developing stratified cultivation systems tailored to different student cohorts, integrat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virtual reality (VR), expanding cross-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refining outcome-oriented evaluation frameworks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and dri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Cultural Education